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插图典藏本》

归来记·归案卷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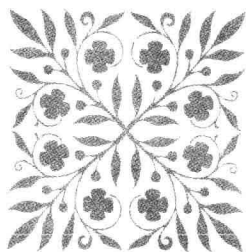


【英】柯南·道尔 著 陈建华 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归来记·恐怖谷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三)

[英]柯南·道尔 著

陈建华 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插图典藏本)(全4册)/(英)柯南·道尔著 陈建华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354—6587—0

I. 福… II. ①柯… ②陈… III. 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1170号

责任编辑:高毫林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抱团儿工作室·落年设计

责任印制: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59.75 插页: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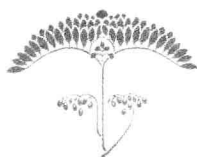
版次: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362千字

定价:118.00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归来记

1	空房子	3
2	诺伍德的建筑师	26
3	跳舞的小人	51
4	孤独的骑车人	76
5	修道院学校	98
6	黑彼得	132
7	查尔斯·奥格斯特斯·米尔沃顿	155
8	六座拿破仑像	174
9	三个大学生	196
10	金边夹鼻眼镜	216
11	失踪的中后卫	239
12	格兰其庄园	261
13	第二块血迹	284

恐怖谷

第一部

1	警告	315
2	福尔摩斯的论述	324
3	伯尔斯通的悲剧	333
4	黑暗	342
5	剧中人	353
6	一线光明	365
7	谜底	377

第二部

1	那个男人	392
2	帮主	401
3	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	418
4	恐怖谷	434
5	最黑暗的时刻	445
6	危机 Danger	459
7	伯尔弟·爱德华的妙计	469
8	尾声	479



归 来 记

1

空房子

1894年春天，整个伦敦城被一件事情吸引了，上流社会人心惶惶。那就是令人尊敬的罗诺德·阿德尔在异常和离奇的情况下被人杀害了。在警方调查中公布的具体情况，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有许多详细情节被捂住了。这是因为起诉的理由十分充足，没有必要把全部事实都公开。只是到差不多十年后的今天，我才被允许将案子侦破过程中一些疏漏的环节公布出来。案子本身是很有意思的，但是跟随之出现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比起来，这在我眼里也算不了什么。在我一生经历的传奇事情中，这个案子最让我感到震惊和惊诧。哪怕过了这么久，现在一想起来，还让我不寒而栗，并且让我又感觉到了那种像突如其来的潮水一样的兴奋、惊诧、怀疑的心情，完全吞没了我的意志。让我向那些关心我偶尔提到的一个不寻常的人物的言行片段的读者们说一句，如果我没有让他们分享我知道的一切，请别见怪。如果不是福尔摩斯曾经亲口下令禁止我这么做，我会把这当作义不容辞的义务。这项禁令是在上个月三号才撤销的。

大家能想象，我和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亲密关系，让我对刑事案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失踪之后，只要是公开发表的各种案子，我都

仔细的看过，从来没有漏掉一个。出于个人的兴趣，我还不止一次地试着用他的方法来解答这些疑案，虽然不那么成功。但是，没有任何像罗诺德·阿德尔的惨案那样揪住了我的心。当我读到审讯的时候提出的证据，并且根据这来判决没有查明的某个人或某些人故意谋杀案时，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逝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我敢说，这件离奇的事情中有几点肯定会很吸引他。并且这位欧洲第一流的侦探，以他老练的观察能力和敏捷的思维，很容易弥补警方的不足，或者亲自插手案子。我每天都在外巡回出诊，脑子里却一直想着这个案子，找不到一个自认为合适的解释。我宁愿冒着讲一个老套故事的危险，把审讯结束时大家都知道的案情再叙述一遍。

罗诺德·阿德尔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第二个儿子。阿德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来做白内障手术，跟儿子阿德尔和女儿希尔达一块儿住在公园路 427 号。这个年轻人出入于上流社会，据说他并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他跟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但是几个月之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后来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影响。他空余时间都打发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因为他喜欢安静，天性不喜欢动。但是，就在 1894 年 3 月 30 日夜里 10 点至 11 点 20 分之间，这个随和的年轻贵族死了，死得很离奇，很出乎意料。

罗诺德·阿德尔喜欢打纸牌，并且打个不停，但赌注从来没有大到伤害他的程度。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他被害的那天，晚饭后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那天下午他也在那儿玩过牌。跟他一起打牌的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他们玩的是惠斯特，每人的手气都差不多，阿德尔大约输了五镑，不可能更多。他有一笔丰厚的财产，这样的输赢对他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他差不多每天轮流在俱乐部打牌，但是他打得很小心，而且经常是赢家。证词里面还提到在几个星期之前，他跟莫兰上校作为一家，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镑。

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关于他的情况就是这些。

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到家里的时间是整十点。他的母亲和妹妹去亲戚家玩去了。女仆供词里说，听见他进入二楼的前厅——就是他平时当作客厅的那间屋子。她早已在屋内生了火，因为有烟雾，她打开了窗户。直到11点20分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之前，屋子里面没有听见动静。梅鲁斯夫人想进入她儿子房间去道声晚安，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母女俩叫喊、敲门都没有回应。于是叫人来把门撞开，只见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躺在桌子边，脑袋被一颗左轮手枪的子弹打烂了，样子很恐怖，但是房间里没发现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面额十镑的钞票和总共十一镑十先令的金银币，这些钱被堆成了小堆，数目不等。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几个数字和几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从这可以推测，被害之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现场的详细侦查只让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首先，找不到理由解释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从里面把门闩上了。这可能是凶手干的，然后从窗户逃窜了。由窗户到地面至少有三十英尺的距离，窗户下面的花坛里正盛开着番红花。但是花丛和地面都不像被人踩踏过，房子和街道之间有一块狭长的草地，上面也没有任何脚印。因此，显然是年轻人自己把门闩上的。他是怎么死的呢？没有人能爬上窗户还不留下一点痕迹。如果有人能从外面朝窗口放一枪，并且一枪致命，这个人肯定是个神枪手。还有，公园路是一条行人熙熙攘攘的主干道，距离这间房子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有马车站。居然没有人听到枪声。这儿有人被打死了，一颗左轮子弹，像所有的铅头子弹那样，射出去后就会开花，还有它导致马上毙命的创伤。公园路疑案的这些情况，由于没发现犯罪动机而变得更错综复杂。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没有人听说年轻的阿德尔有什么仇人，他房间里的现金和贵重物品也没有被动过。

我每天都绞尽脑汁想这些情况，拼命地想找出一个能说得通的理论，来发现一条阻力最小的捷径，我不幸的朋友福尔摩斯把它叫做一切



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在地上。

本书碰在地上。记得我把那些书捡起来的时候，发现其中一本书的名字是《树木崇拜的起源》。这让我想到这家伙肯定是一个贫穷的藏书家，搜罗一些冷僻的书籍当作职业或者当作爱好。我使劲地为意外的情况道歉，但是不幸的是，被我碰掉的这几本书在它们的主人眼里显然是十分珍贵的东西。他发脾气吼了一声，扭头就走了。我看着他佝偻的身影和花白的络腮胡子消失在人群里。

我对公园路 427 号的观察对搞清楚我关心的问题丝毫不起作用。这座房子和大街只隔着一堵矮墙和栅栏，总共不过五英尺来高，所以任何人想进入花园都十分容易。但是那扇窗户却绝对够不着，因为墙的

调查的起点。我得承认，我没有什么进展。傍晚时分，我缓缓地走过公园，大概在六点的样子，走到了公园路连着牛津街的那边。一群无所事事的人聚集在人行道上，他们都伸长了脑袋望着同一个窗户。他们给我指出了我要来瞧瞧的那所房子。一个戴着墨镜的瘦高个子，我十分怀疑他是一个便衣侦探，正在侃侃而谈他自己的一些猜测，其他人都围在他周围聆听。我尽量往前凑近了过去，但是他的“高论”听起来实在荒唐，我有些厌恶地又退出来了。我后退的时候，我撞在身后一个残疾的老年人身上，把他抱着的几

外面没有管道或者什么别的东西能帮助身手矫捷的人爬上去。我比以往还要更困惑，只有返回肯辛顿。我在书房里待了不到五分钟，女仆进来说，有人要见我。让我吃惊的是，来的人不是别个，就是那个奇怪的旧书收藏家。花白的须发中露出他那张棱角分明而瘦削的脸庞，他右臂下夹着他的宝贝书籍，至少有十来本。

“看见我很奇怪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且沙哑。

我承认我很意外。

“我感到抱歉，先生。刚才我瘸着腿跟在您后面，正好看见您进入这座房子。我想，我要进来看看那位善良的绅士，对他说如果我刚才的态度有点失礼，但是没有恶意，还要感谢他帮我把书捡起来。”

“这点小事您看得太重了，”我说，“能否问问您是怎么认出我的？”

“先生，假如不太冒昧的话，我算得上是您的街坊，我的小店就在教堂街转弯的地方。很高兴见到你。也许您也搞收藏吧，先生。你这里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战》——十分便宜，每本都很便宜。还有五本您就正好把那第二层的空处填满。现在看起来不太规整，是不是，先生？”

我转头瞧了瞧身后的书橱。等到我扭过头来，夏洛克·福尔摩斯就站在书桌那边对我微笑。我站了起来，震惊地盯了他几秒钟，然后我似乎是昏迷过去了，这是我一辈子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确实有一片灰雾在我眼前旋转，灰雾消失之后，我这才发现我的衣领被解开了，嘴唇上还残余着白兰地的辣味。福尔摩斯正在我的椅子上弯着腰，手里拿着随身带来的扁酒瓶。

“亲爱的华生，”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说，“我十分抱歉。我压根没想到，你会这样承受不起。”

我紧紧地拽住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我大喊一声，“真的是你吗？难道你还活着？你怎能从那恐怖的深渊中成功地爬出来？”

“等等，”他说，“你现在真觉得有精力来谈这事儿了吗？瞧我这么

弄巧成拙的戏剧性的出现,让你受了多大的刺激。”

“我没事。但是老实说,福尔摩斯,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呐!世界上这么多人,偏偏是你在我的书房里站着。”我又抓起他的衣袖,摸着里面瘦削而刚健的胳膊。“但是不管怎样,你不是鬼,”我说,“亲爱的朋友,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坐下来,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从那恐怖的山谷里找到一条生路的。”

他跟我面对面地坐下来,照旧从从容容地点了一支烟。他全身包裹着一件书商穿的破旧长外套,只露出一头白发和桌子上的旧书。福尔摩斯似乎比过去瘦削、精悍,但是他那像鹰一样的脸上泛出一丝苍白,让我看出来,他近来生活乱糟糟的。

“我十分高兴能伸个懒腰,华生,”他说,“让一个高个子的人一连几小时把身高缩短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对了,我亲爱的老兄,对于你那些事情的解释,我们——假如我能请求你合作的话——眼前还有整整一个晚上的棘手和危险的事情。也许最好是这件工作弄完之后,我再把所有情况都告诉你。”

“我很好奇,更想现在就听。”

“今天晚上你肯跟我一块儿去吗?”

“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

“真的还像以前一样。我们动身之前,还有时间饱餐一顿。好吧,就聊聊那个峡谷。我从峡谷里逃出来并没有费劲。理由十分简单:我根本就没有掉进去。”

“你根本就没有掉进去?”

“没有,华生。我根本没有掉进去。但是我给你的便签却是千真万确的。当我发现莫里亚蒂教授恐怖的身影挡在通向安全地方的小路时,我毫不怀疑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了。在他的灰色眼睛里,我察觉到一个残酷的动机。于是我跟他聊了几句,得到他很有礼貌的准许,写了那封短信,后来你收到了。我把信、烟盒和手杖都留在那儿,就沿着那条



夏洛克·福尔摩斯就站在书桌那边对我微笑。

窄路往前走，莫里亚蒂仍然紧紧地尾随着我。走到路的尽头我无路可走了。他并没有拿出凶器，却突然扑过来紧紧地箍住我。他知道他的一切都完蛋了，只一心想报复我。我们俩在瀑布边上扭打成一团。但是我略微懂点日式柔道，以前有好几次都派上了用场。我从他的两臂中间挣脱了出来。他发出一声恐怖的吼叫，疯狂地踢了几脚，两手向空中胡乱地抓着。尽管他拼了老命，但还是无法保持平衡而坠下去了。我探出头，看见他坠落了很长一段距离，然后撞在一块石头上，反弹起来，掉到水里。”

我目瞪口呆地听着福尔摩斯一边抽烟一边这么解释。

“但是还有脚印呀！”我大声嚷道，“我亲眼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的脚印，没往回走的脚印。”

“事情是这样的。在教授消失的一瞬间，我突然想到，命运给了我极其幸运的机会。我知道，不只是莫里亚蒂一个人曾经发誓要干掉我。至少还有三个人，他们报复我的念头，会因为他们头目的死亡而更加强烈。他们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这三个人里面，肯定有一个会发现我。同时，假如全世界都相信我死了，这几个人就会自由行动，很快浮出水面，这样我早晚就能除掉他们。到那时，我就能当众宣布我还活着。大脑转动的时候是那么的快速，我相信，在莫里亚蒂还没有沉到莱辛巴赫瀑布下的深渊底部之前，我就想到了这一切。

“我站起来观察身后的悬崖。几个月之后，我饶有兴趣地读到你那篇关于案子的栩栩如生的叙述，你说那是绝壁。你说得不完全正确。那上面有几处落脚的地方，并且有一块狭长的突起的部分。想爬上那么高的悬崖峭壁明显是不可能的，再想沿着那条潮湿的小路不留痕迹地走出去也同样是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也能像在过去类似的场合干过的那样，把鞋倒着穿，但是在相同的方向出现三组脚印，肯定会让人想到这是诡计。所以，总的看来，最好是冒险爬上去。这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华生。瀑布在我脚下轰鸣。我不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但是我

告诉你，我好像听见莫里亚蒂的声音在深渊里对着我喊叫。有好几次，当我的手没有抓住身边的草丛，或者脚从潮湿的岩石罅隙里滑落的时候，我想我完蛋了。但是我使劲地往上爬，终于爬上了一块岩石突起的地方，有几英尺宽，上面长着柔软的苍苔，我可以很舒服地躺在那儿而不会被人发现。亲爱的华生，当你和你的同伴正在十分悲伤而又徒劳地调查我的死亡现场的时候，我正躺在那上面。

“你做出了无法避免并且完全错误的判断之后，就离开那儿回旅馆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以为我再也没有危险了。但是发生了十分突然的情况，让我冥冥中感觉还有让人震惊的事情就要出现。一块巨大的岩石从天而降，轰的一声从我身边滚过去，砸到下面那条小路上，又弹跳起来掉进深渊里。我那时还觉得这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过了片刻，我抬头看见，阴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的头影。这时，又掉下一块石头，砸在我躺着的地方，距离我的头部不到一英尺。当然，这是什么意思就很明显了。莫里亚蒂并不是一个人在行动。在他对我下手的时候，还有一个同伙在望风，我一眼就看出，这个同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家伙。他躲在暗处，亲眼看见了他的同伴被淹死和我逃脱的情况。他一直在等待，然后绕到悬崖顶上，企图实现他朋友未能实现的愿望。

“我没有多想什么，华生。我又看见，那张残酷的脸从悬崖顶上向下张望，我知道还有一块石头要砸下来。我朝着悬崖下的小道往下爬，我冷静的时候是做不到的，比刚才往上爬要困难一百倍。但是我没时间思考风险，因为正在我双手攀住岩石突起的边缘，又有一块石头呼啸着从我身边掉下去。我爬到一半的时候脚踏空了。幸好上帝保佑，我跌落在那条小路上，碰伤了，鲜血淋漓。我爬起来就跑了，在山里趁黑走了十英里。一星期之后，我到了佛罗伦萨，这样我敢说世界上谁也不知道我去了哪里。

“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能信赖的人，那就是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我一再跟你道歉，亲爱的华生。但是那时最关键的是要让大家觉得我

死了。你如果不相信我真的死了，你肯定写不出一篇那么让人信以为真的关于我悲惨遭遇的故事出来。在这三年当中，我几次想拿起笔跟你写信，但老是担心你对我深深的关心会让你不小心泄密。也是因为这个，今天傍晚时候你碰掉我书的时候，我只能躲着你，因为我的处境很凶险。那时只要你稍微露出点惊讶和激动，就能让人注意到我的身份而造成悲惨、无法挽回的后果。至于迈克罗夫特，那是因为要得到我要的钱，我必须把我的秘密透露给他。在伦敦，事情发展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顺利，因为在莫里亚蒂犯罪团伙案的审理中，漏掉了两个最凶险的成员，让这两个与我有深仇大恨的仇人得以逃脱。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所以经常去拉萨跟大喇嘛待在一起消磨几天。你可能看过一个叫西格森的挪威人写得十分漂亮的考察报告，我敢说你肯定想不到你接收到的正是你朋友的消息。然后，我借道波斯，游览了圣地麦加，又去喀土穆，简短而有趣的访问了哈里发，还把访问的结果告诉了外交部。回到法国之后，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钻研煤焦油的衍生产品，我是在法国南部蒙特利尔的一个实验室里做的这项研究。我满意地结束了这项研究，又听说我的仇人现在只有一个在伦敦，我就想回来。这个时候，公园路奇案的消息让我加快了行动，不但是因为这个案子的奇怪情况吸引了我，而且它好像给我自己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我马上回到伦敦贝克街自己家中，竟然把赫德森太太吓疯了。迈克罗夫特保持了我房间和文件的原样。于是，我亲爱的华生，今天下午两点钟，我发现自己坐在我原来房间里那把旧椅子上，只希望我的老朋友华生也坐在对面他从前坐过的那把椅子上。”

这就是四月的那天晚上我听到的不可思议的故事。要是没有亲眼看见我认为再也看不见的那瘦高的身影和热切的脸庞来证明的话，这个故事就真的是无法让人相信。我不清楚他是怎么知道我丧偶之痛，他以无言的态度表示了他的安慰。“工作是悲伤最有效的药物，亲爱的华生，”他说，“今天晚上，我给我们俩找了个活儿，假如我们能成功地搞